

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
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
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
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奈
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自文以來世有衰
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
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
姻喪使趙成如周予且致閭田與禩反頡
倂王亦使宿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
人禮而歸之也

疏且嘗試論之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
有物故云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
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
無非通生故謂之道約體用名即謂之虛
無自然道爾所以即一妙本復何相做法
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乎玄鍵矣
義曰鍵關鍵也此明大道以虛無為體自
然為性道為妙用散而言之即一為三合

而言之混三為一通謂之虛無自然大道
歸一體耳非是相生相法之理互有先後
優劣之殊也非自然無以明道之性非虛
無無以明道之體非通生無以明道之用
熟詳茲妙可謂詣於深玄之關鍵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二

唐 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卷二十一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法道自崇此章明重靜為君以成身
輕天下首兩句標宗以示義次兩句
來喻以却明又四句傷人君之失道
末兩句述輕躁以為戒也○義曰前
以人君為理體道法天今示重靜之
大成輕與躁將明重靜之益舉喻以
至人修道聖主垂撫必重慎為先安
靜為本以重靜為因則俗和而化行
以重靜保身則道通而神泰若其輕
而守器躁以處身若輕躁而民無所
遵心輕躁而神無所保神散則身遊
民潰則國危
固為深戒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注重者制輕故重為根靜者持躁故靜為

君爾

疏根本也草木根蒂重花葉輕花葉稟根

蒂而生則根蒂為花葉之本故曰重為輕

根夫重則靜輕則躁既重為輕者根則靜

為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

躁之力故權重則屬鼻之曠斯舉心靜則

朵頤之求自息

義曰重者安靜而合道躁者輕浮而喪真

舉喻則花葉為輕根蒂為重花葉輕則易敗根蒂重則難傷此比於行也若夫重靜於國則民安重靜於身則神泰故政將亂也積德以鎮之心將躁也積和以制之可謂得制輕持躁之術無朵頤貪婪之請所

以周勃以嚴重而蒙顧託邾莊以弁急而委炎爐惟君惟臣此乃明戒朵頤者易頤卦初九之辭也言人之開發言語咀嚼飲食皆當動頤君子觀此頤象故謹慎言語裁節飲食也先儒曰禍從口出患從口入

宜慎於頤也初九朵頤言陽處於下而為動始不能使物頤已而養在自動以求養是躁求損已是以凶也頤養也頤者口之樞機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得不戒哉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注輜重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夫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疏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德可以君子物故云君子輜重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

此舉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行者之不離輜重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下離散必生禍亂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也

兼曰人君之重靜也則事省而理求寡而瞻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抱真樸而天下泰矣人身之重靜也則和氣積心慮平視聽不惑於外情欲不櫻於內而壽命延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注人君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安而處超然不顧

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高臺深池撞鐘舞女以為榮觀則人力凋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居超然遠離而不顧也

義曰榮觀華盛也若人君飾榮觀於耳目竭人力於淫奢麗色治容以蕩其志則國亡身辱不俟旋踵乎有崇臺榮觀之盛當忽之而不顧勿以蕩心也燕安也超遠也

雖有榮觀其可樂之乎高臺深池者春秋昭公二十年冬十月齊景公疥遂疢暮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欵二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

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史史以辭賓公悅告晏子晏子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祝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

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王也王君文獻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禍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僻違縱欲猷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艾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避忌不思謗讟不
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
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
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
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
也其言借媮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
曰不可為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
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
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福介之關
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市當無藝
微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弗違內寵之妾
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
不給則應民人若病夫婦皆詛呪若有益
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
多矣雖其善祝豈能遠億兆人之詛君若
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
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十二月景公敗于
沛此言晏子言之所利而景公從諫修德
而疾速愈速能敗獵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注柰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
也言人君柰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
其位乎

疏天子提封百萬出賦六十四萬出戎馬
百萬足兵車萬乘天子是為萬乘之主柰
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
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今子孫千億本枝
百代善建則無為僵化善抱則有截歸仁
柰何承此重器耽樂是從以身克欲淪胥
以歎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
傷歎故曰柰何

義曰天子父天而母地告類上帝承統昊
天謂之天子亦云法天行道子育萬人謂
之天子提封者疆土四方之內也萬井者
井田也方里為井百萬井則辟十萬里出
戎馬百萬足兵車萬乘與賦之多富有四
海故云萬乘之主也齊大司馬田獵其為
兵法有車乘之賦其法起於步人舉一足
曰跬跬三尺也兩足曰步步六尺也百步
為畝即其地廣六尺長百步六百尺為一

畝畝者母也既長百步可植苗稼有母養
之功曰畝也百畝為夫夫者農夫也王制
云上農夫食田百畝也三夫為屋並而言
之則長百步廣三百步謂之屋者言人一
家有夫婦兒三百具則為家為屋也三屋
為井一屋長百步廣一里則三屋之地方
一里也名井者因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
為井字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
耜廣五寸兩耜為耦耦廣一尺長沮桀溺
耦而耕是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耦耕位為
畝以通水流畝然因名畝也而夫田田首
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為遂凡夫為井
井間廣深四尺謂之為溝取其遂相通如
井字故謂之井田十井為通並之其地長
一里廣十里合三十里相通共出士一人
徒二人十通為城者地方十里謂之為城
言兵賦一乘成也城出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十人千乘之國則其地千城出士一
萬人徒二萬人也萬乘之國地方萬城出
兵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此司馬

法所出也王制云一城之地九萬頃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地甲士三萬步卒七十二萬人王制與司馬法不同故兩存之大寶之位者易繫云聖人之大寶曰位言大寶可愛者天下之

位也位是有用之地實是有用之物以居盛大之位能廣用無疆故稱大寶何以守位曰仁言人居此大寶之位當須保守之以仁愛為心道德為體重靜為用儉約為

基今四海同文萬方述職天枝帝業傳於子孫善崇建於根蒂善抱守其厚樸使天下慕其仁而歸之不可以耽樂耽遊荒禽

感色歛天下之力以養其身率天下之怨以充其欲使運窮祚滅眾叛親離以天下之大而一身輕失之如夏癸殷辛周赧漢

獻以萬乘之尊死匹夫之手故傷歎之曰奈何也

輕則夫臣躁則失君

注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齒故失君

疏夫君多輕易則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為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人君也

義曰人君懷輕易之行不重靜其心或畋獵為荒或巡遊不息或朝令夕改或變法易常事多則政煩政煩則人困人困則兵

戈四起戶口流亡人散民流失臣之謂也則如夏后洛汭之畋十旬不返隋煬遼東之役百萬淪亡蓋此謂也

疏為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跡干祿飾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招竄逐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申誠人臣也

義曰謗誹也干求也詐誑也竄逃也逐殺也申重也人臣貪榮躁進亂侮國常大則有誅逐之凶小則有竄逐之戾非天作孽

自失其君況習道之人懷輕躁之行則恬和虛寂之旨安所容其窺伺哉申者重戒之也竄三苗逐鯀之例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三

羊十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疏前章明以誠身輕天下此章明言行無轍跡今章善教人守重靜理固在無為善行言貴乎忘遺首標五善之行次明善教之意善人下暢泰忘之則雖知

下結妙要之旨爾。義曰前章輕跡之戒乃君臣守位之規此標玉善之文明修道來真之行至於技人教物表無素之慈為師為資暢相須之首再彰要妙戒仗又述爾

善行無轍跡

注於諸法中體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善

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跡可尋求也

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滅行無行相心與道合故云善行如此則空有一齊心境俱淨欲求轍跡不亦難乎

故云善行無轍跡

義曰法性清淨本合於道道分元氣而生於人靈府智性元本清淨既生之後有諸染欲漬亂其真故去道日遠矣善修行之人閱其六欲息其五情除諸見法滅諸有